

鸽子橱的秘密

福建日报编辑部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鴿子櫥的秘密

福建日報編輯部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这是一本生活小故事，“鴿子棚的秘密”、“牆壁里的老鼠”、“捉鬼”反映了群众机智勇敢地捕獲暗藏特务的經過；“海上相逢”表現了漁民互助友爱的高貴品質；“母猪分娩的晚上”、“買膠鞋”、“一塊地基”、“隔閡”，表現了農民、工人热爱公共財產及群众積極参加合作社的动人事迹；“一条紅緞被子”、“一封海外來信”表現了我省軍民互助互爱的親密关系及海外華侨找到親人的感人事迹。这些故事都寫得短小生动，有一定的教育意義。

鴿 子 棚 的 秘 密

福建日报編輯部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7/18 字数20,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10

統一書号：T10104·118

定 价：(7) 0.11元

目 录

鴿子櫥的秘密.....	黃元瑩 (1)
牆壁里的老鼠.....	王聿青 (5)
捉“鬼”.....	刘英杰 (8)
海上相逢.....	攀 仪 (12)
母猪分娩的晚上.....	李振規 (15)
買膠鞋.....	林鴻忠 (17) 陈玉華
一塊地基.....	翁發喜 (19)
隔閡.....	許由龍 (22)
一条紅緞被子.....	尼 拉 (27)
一封海外來信.....	李振宗 (30)

鴿子 櫥 的 秘 密

黃 元 瑩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四年九月間的連城新泉區芷溪鄉。

反革命分子黃寶輝的老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人們感到很奇怪，她丈夫不是逃走了嗎？怎麼會懷孕呢？黃寶輝老婆却一點也不知恥，指着大肚子，對人家說：“這‘喜’是前幾個月上山去，碰上個短命的，他害了我……”

民兵隊長黃大海想：這女人怎麼這樣厚臉皮，做下醜事還到處說；她家發生了這樁事，何以沒有一點風波？他覺得其中有蹊蹺。

他邊想邊走，迎面過來一個人，呀！他不是黃以求嗎？最近又鬧起來了；今天他又捧着一杯牛乳往家走，過去他是烟販牙儉，在種烟的農民身上撈油水來過日子，現在沒門路了，那里來的這許多錢，供他大吃大喝呢？他把黃寶輝老婆懷孕和這事情連起來一想，心里突然緊張起來：黃寶輝已逃回鄉嗎？黃以求過去跟這幫人有來往，現在說不定又被他用錢收買了？

黃大海跑去跟黨支部書記黃秉常研究，秉常認為要根據這個線索去追根，派出民兵暗里注意反革命分子家屬的行動。

一天晚上，秉常和大海一起去查哨，回來時候在街頭發現反動標語，漿糊還是濕的；分明是剛才貼上去的。兩人在附近巡視一番，沒有什麼踪影。秉常果斷地說：“這一定有反革

命分子潛藏在鄉里。”

第二天，鄉里一切平靜如常。

大海清早又到街上和村子附近樹林里看一番，也沒發現什麼形迹。一整天，他都在煩惱。太陽傍山了，他担着草籠到溪邊去割草，看見一個農民拿着一個杯子回來，就喊道：“楊貴哥！你從街上又買了什麼好菜回來？”

那人氣憤地把杯子倒過來，說：“看吧！空杯子。想買一點牛奶，誰知牛奶一拿出來，整大筒都給以求一個人買去！這號人有門路，天天大吃喝！”

大海一聽到以求買牛奶，腦子里又馬上浮現着昨晚的事情，他不能再捺下心情來割草了，籠子一挑回家，就馬上跑到鄉政府去。這時已是掌燈時候，他看見鄉長和黨支部書記緊靠在一條長凳上，細聲談話。兩個人見大海來，不約而同地說：

“你來得正好！”大海說：“今晚要解決呀！不能再挨了！”

“剛才可招來報告，黃昏時分看見一個人，低著頭，斗笠戴到鼻子上，看不清面孔，在竹坑橋上頭一點過來，遮遮躲躲的閃進小巷里去。黃寶輝的家不正在竹坑橋上頭一點嗎？同志，問題已經很明白，離橋一、二百步為什麼不往橋上走，却去涉水呢？”這時，大家更了然了。秉常把手中火柴盒子往桌上一壓，說：“今晚上下手！”

晚上九點鐘，民兵全部集合。鄉長把任務講明白，大伙把槍彈檢查好了，分兩組出發：第一組由秉常、大海率領，去包圍黃寶輝的住處；二組由鄉長帶領，監視黃以求的屋子。一切

安排停当，等待着黎明。

秋天的月夜特別明亮。人們都睡了。夜靜悄悄的。黎明前，天空罩着短時間的陰暗，大家的心里緊張起來。終于樹林里傳來一陣鳥噪聲，天亮了。秉常上前敲門，隔了好久，才聽見里面咕嚕着：“誰呀？這樣大清早就來敲門！”

門開了，露出一個頭來，大家一看是黃寶輝的弟弟黃耀堂。他一看見是民兵，吓得目瞪口呆，半天講不出話來。

“你哥已回到家里，快把他交出來！”

“沒有……沒有，我哥出外三、四年了，那里會回來！”他強裝鎮靜，聲音卻抖顫得很厲害。

黃大海帶着大家走進屋里去。秉常極力注意觀察黃耀堂的神態。大家到各個房間查看時，耀堂連看也不看，好象沒有事情一樣，要是有人走向正廳，他的眼珠就骨碌碌亂轉。秉常知道里面有文章，走到正廳一看，那里堆着許多亂七八糟的家具，當中的神龕里裝着一個鴿子櫥。他感到很奇怪，那里見過人家在廳里神龕放個鴿子櫥？他回頭一看，發現黃耀堂的眼睛在跟着自己，面色全變了。他質問道：“這是什麼把戲？”

“現在誰還……封……建，神龕不供神，我拿來養鴿子，現在……牠們……牠們正在孵……孵……蛋。”

“移開來看看！”

“鴿子在孵蛋，一動就壞了！”

秉常移開鴿子櫥，見神龕兩端是新砌的磚牆。這時黃耀堂嘴唇死白，連看也不敢看秉常了。秉常斷定反革命分子一定藏

在里头，便和大海移开一些屋瓦片，拿一条長鉄釘朝神龕往下撞，馬上听到象殺猪般的叫声：“不要撞！我自己会出來。”过了一会，神龕里冒出一个肥头胖耳的家伙，正是反革命分子黃宝輝。再一搜查，原來还有个反革命分子黃永藩也躲在他家里，同时被捕了。

第二組民兵也把黃以求叫到鄉政府去了。

天已經大亮了。鄉政府門口挤滿了人。黃宝輝面色死白地站在那里。每个人都憤怒地看着他。

“害人精！你做伪保長时候，害了多少人命，害了多少人家庭离散，这次一一跟你算清！”

“逃回來時間不算短了，有一次，我到他家，看見鴿子，他家人也說正在孵蛋，不讓我走近。誰知道鴿子櫥边藏着吃人的狼！”

“再狡猾也逃不了！”

黃大海和民兵們跨着輕快的脚步，走出鄉政府。东方的紅霞照亮了半边天，他們虽然一夜沒睡，卻面上帶着勝利的微笑，誰也沒有一点倦容。

牆壁里的老鼠

王 聿 青

东郭村李梅大娘的臥室，是一間窄長的大房間，右牆緊靠着鄰居林黑心家的牆。要不是李大娘的那堵牆顯得破旧些，就很难看出这是兩扇牆靠在一起。

提起林黑心，远近的人都知道，解放前坏事做了一大堆，快解放时，还帶領匪徒“圍剿”我游擊隊，解放后，与敌占島联系，当“情報組長”，后来忽然失踪了。

一个早晨，天还未明，村口傳來一陣嗚嗚的哭声，人們打开門一看，嘿，林黑心老婆扶着林黑心的父親，哭哭啼啼地說：“黑心昨晚在山上，被老虎咬死了，半夜一个獵人來告訴我們，今早去山上找回殘尸。”她手里提着一件血衣，一具棺材放在村口，他家人都在那里流泪。但是，沒有人說一句同情話，許多人都講：“死得太便宜了，該抓住給大家公審一下！”事后，黑心老婆見到人总是愁眉苦臉的，也不梳洗，活象一个孀居妇人。这事情，有人相信，也有人半信半疑。秋去冬來，一年年过去，人們也漸漸忘記了。

李大娘上了年歲，得了一种疾病，晚上睡到半夜，都要坐起來咳一陣，她怕打擾了別人睡覺，一个人搬到这个房子來住。

最近以來，每當她睡一覺醒來，都聽見有什么声音在牆中

“噠噠噠噠”地响。有时还听到有人在撞着牆似的輕声。一次，她拉着嗓子問隔壁：“林二嫂，这是什么声音呀！”

“老鼠唄！还有什么的！”那边回答着。

“老鼠？”这声音可不太象，她怀疑着。

一天深夜，西北風在窗外呼呼的响，把李大娘驚醒了。她蒙蒙朧朧地睜开干澀的眼睛，望一望瓦頂的天窗，憑她的老經驗，她知道这时是下半夜了。这时那可疑的声音又在耳朵里响起来。同时，她看見从瓦頂透过来的微光。她側着耳朵來听，又象有人搬动什么，从隔壁的牆里傳來。那是什么火光？怎么会出现在后半截的屋頂上，那不是柴草間嗎？林黑心老婆半夜三更做什么？她不放心地向隔壁問了一下：“林二嫂，你这么迟了在干什么呀？”

“搬柴草……哦……不、不、嘻嘻，赶老鼠呀，地瓜被它偷走了。”回答的声音在前一間房子里。

“不对，那不象老鼠在爬，怎么她說話結結巴巴的，难道这歹貨……”她忽然想起林黑心这家伙來，“他的死，全鄉人都知道，那血衣可不会假！”但她又一轉念：“他的死，誰也沒看見过……”

村头，隱隱傳來了雄鷄的啼声，李大娘趁早到公安員王陽輝家里，把情况說了一遍。

这天下午，天气特別晴朗。鄉里衛生大扫除开始了。王陽輝和衛生員小林二人背起噴藥筒，东家跑、西家奔地噴射着藥液，村子里充滿了殺虫藥剂的气味。

林黑心老婆站在走廊上，嘻皮笑臉地說：“你們太辛苦啦！共產黨就是好，我那‘短命’如果還在，我一定叫他好好坦白改造自己。”說着，眼眶里還挂着水汪汪的淚水。

他們到了林黑心老婆睡的地方，王陽輝一邊噴着藥粉，一邊看牆壁、地面、屋頂，發現牆後面一個門通向柴草房，門上鎖着一個大鎖。

“把門開一開，大嫂！”

“那是堆柴草的房子，不要噴好了。”

“大嫂，老鼠跳蚤就喜歡躲在這樣地方，我們要消毒消毒！”

她面色發白了，戰兢兢地開了門。他們動手把柴草搬開來。黑心老婆發急地說：“柴草搬下來，我婦道人家可不能再裝上去。”“除蟲除毒越干淨越好，等噴好后，我們給你裝上。”

他們搬好柴草，發現牆邊有個“拉板門”。王陽輝用手碰一下，“咚”地一聲，里面是空的。王陽輝向小林使了個眼色，小林机警地閃在一邊。王陽輝猛力用腳踢開那塊木板，喊了一聲：“出來！”啪啦一下，板子落在地上。隨着“啪！”的一聲，洞里打出一槍。王陽輝早就閃在一邊，當洞里露出一隻手來，舉着手槍要打第二槍時，王陽輝一伸手把那槍托着，使槍口朝向上方，又用力一拉，那人栽倒在地下。這家伙正是林黑心，他們兩個人一下子將他抓住了。在洞里檢查一下，又搜出電台、發報機。

李大娘聽到隔壁動靜，跑來一看，見林黑心已被抓起來，就對着林黑心老婆說：“原來躲在牆里的是一隻大老鼠！”

捉

“鬼”

刘 英 杰

—

“鬼”，这个已被人們遺忘了的名字，最近又在光澤縣官屯鄉鬧开了。

“真的有‘鬼’嗎？”保衛助理王大勇上尉边抽烟边思索着这奇怪的流言，不覺得好笑起來，但馬上又恢复了他沉思的面孔。他作偵察工作已經八年了，每次事情發生，他总是把每条綫索在腦子里仔細的分析着。根据民兵隊長剛才对他介紹，这一帶是閩北最偏僻的山区，土地改革时候，也鬧过“鬼”，弄得老鄉們分到的房子，不敢搬進去住。这几年來，大家都慢慢地把这事情忘記了，誰知農業合作化高潮到來的今天，又会鬧“鬼”呢。这次鬧鬼又是从地主官从善家里先鬧起來……

“是老鄉們迷信？为什么人家說得活灵活現呢？这决不是因迷信而引起的偶然現象，一定是地主、富農在搞鬼！”

二

当天黃昏，地主官从善院子里又鬧鬼了。王大勇和民兵隊長官二虎急速地往官家院走去，剛到巷道里就听到官从善老婆大声的哭叫着：“天呀！这怎么活呀！桌子上东西自己往下

甩，床上也撒了土……”那妇人見他們來，就越哭越厉害。这时，房上“噹噹……”滾下了几个石子。妇人更大声地号叫起来：“天呀！房上的瓦也打爛了。你們快想个法子救救我們呀！”王大勇若无其事的对那妇人說：“好，我們到你家看看！”她把兩個人引進一間房子里，家具东歪西倒，地上散着一堆破玻璃瓶的碎片。她又把他們引進一間黑洞洞的房間。她边号叫边点着油灯，战战兢兢的走到床边，右手拿着灯，用左手把亮光遮住，怕灯光“擾”了她眼睛一样：“解放軍……同志，看吧！”王大勇看到床鋪里乱七八糟的撒了一攤黑土，接着他抬起头來看蚊帳，在这一轉瞬間，看見了她的左手，“啊，一只黑手！”他腦子好象触电似的閃过这个念头，但他又似什么也沒發現一样，借她手上的灯火点起香烟。他想：她的手不是涂上泥嗎？床上黑泥不是她搬的嗎？王大勇和民兵隊長的手电筒光綫慢慢地由地上移向牆角靠衣櫃边一塊黃土上，王大勇銳利的目光緊緊地盯着它，發現黃土上一道道被什么东西抓过的痕迹，这时，他示意地看了看民兵隊長。王大勇在院子里走了兩轉，兩眼不停地巡視着院子周圍。官家院是一座坐东朝西的院子，大門向着巷道，后面是密茂的樹林。他們走出了官家院。王大勇問民兵隊長：“她家就是一个人嗎？”“不，还有她丈夫官从善。”王大勇想着：鬧鬼时候，官从善为什么沒在家？接着沉思一下，他就很快地回答了这个問題：房上掉下石子是从官家院背后的密林里來的，秘密就在密林中。

三

偵察班長和戰士們在官家院后的密林里窺察了兩天，沒看出什麼動靜。第三天黃昏，上等兵周根虎忽然細聲地對馬班長說：“看，官家的後門打開了！”他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瞧見一個五十多歲的矮胖子，背着一只割豬草的背筐，大模大樣地朝他們方向走來，接着裡面有人把那門關上了。班長用警惕的眼光向戰士們示意：要沉着。矮胖子在他們不遠的一株大樹下蹲下來，賊眉賊眼地張望着四方，然後從背筐里取出一個口袋，小心地把背筐放下來，藏在草叢里。這時，院子裡又嚷着“有鬼呀！鬼——”矮胖子提着口袋，竄到官家院後面，從袋子里掏了個什麼東西，往院裡拋去，又抓几把沙土，扔進院裡，接着往鄰近的屋子扔進東西，他正準備從這林子跑到村北頭去時，戰士們象猛虎一樣從草叢中躍出，三支槍對准他的胸膛：“站住！”矮胖子楞住了，好久才說：“同志！……看到鬼跑過去嗎？”“我們正是來抓鬼的。”馬班長拿過他的口袋，從中搜出一把石子，目光炯炯地望着官從善，矮胖子胆怯的低下頭。

王大勇和民兵隊長剛走進官家院，那婦人又聲嘶力竭地叫喊：“天呀！三天兩頭出鬼，這日子叫人怎麼過呀！”王大勇輕蔑地一笑：“我們能把鬼抓住！”婦人被王大勇的話吓得打個寒顫，但她又蒙住頭哭叫，官從善被戰士們反綁着押進院子，她聽見腳步聲，放开手一看：“啊！”她慘叫一聲，臉刷地

一下就象涂了一層石膏似的發白，再一看班長手提着她親手縫的口袋，她再也講不出話來。

敌人的陰謀被揭破了。官屯鄉晚上更加熱鬧起來，紅光農業合作社農民集攏來討論擴社事情，社外農民也合起來說入社事情，整个山村变得生气勃勃。

海上相逢

攀 仪

西南風微微地吹着，天气十分溫和。

福鼎水生鄉刘福桑漁業生產互助組的十三个漁民出海去捕魚。順利的很，他們很快就捕到毛魚等七、八百斤；忽然，一个叫吳子里的組員喊起來：“看，鯊魚來了，快准备好工具！”大家眼睛跟着吳子里的手看到前面，發現那里果然有一群鯊魚，它們在大海里大搖大擺的游泳着，好象在尋覓什么吃的東西。

組員們看見后非常高兴，覺得今天有这么多鯊魚，又只一只船來，这次可以滿載而歸了。

船向前划，吳子里將二門鯊魚鉤向一只鯊魚身上鉤去，真准，二門鉤都打中那只鯊魚的背部。他們忙把鯊魚鉤的繩子放長，由那鯊魚在海里翻滾，看看它沒有什麼力氣了，大家才用力把鯊魚從海里拖上來。

正在這個時候，大家瞧見不遠的地方，也有一只捕魚船。船身浮在水面上，輕飄飄地駛着，那分明是沒有捕到什麼魚，艙里沒有載多少魚的樣子。

組長刘福桑（青年團員）說：“兄弟們！能看着人家捕不着魚嗎？我們叫他們到我們這裡來捕行嗎？”

組員們聽見組長這麼一說，都伸起手來，向那船上的人打

招呼說：“朋友們！我們这里發現了漁群，請過來捕魚吧！”

那船漸漸靠近了，一查問，才知道他們是浙江平陽小崙鄉周長威漁業互助組。

他們看見刘福桑互助組这样无私心，肯把自己發現的魚群讓給別人來捕，心中很感動。可是他們帶的漁具，却不適合用于捕鯊魚。刘福桑互助組組員們早已看出了這一點。技術員吳子里對同伴說：“人家这样远地跑來，總不能讓他們空着手回去。我們來幫助他們捕尾大鯊魚吧！”

“好，我們去幫助他們捕一只大鯊魚！”全体組員异口同声的答着。

周長威互助組全体組員，看到这些从不認識的人要來幫助捕魚，心里十分激動，想要向前阻止他們；可是，刘福桑互助組却开始工作起來了。

当刘福桑互助組全体組員們，正在積極工作的时候，忽然間，从海面上刮來一陣大風，卷起大海中的浪濤。漁船搖擺得很利害，鯊魚也沉到海底去了，大家心中都焦急了起來。

一会，風平了，浪也靜了，他們又找到了魚群。

刘福桑互助組的組員們，用敏捷的眼睛在魚群中找到一只最大的鯊魚后，忙用鯊魚鉤往它的身上鉤去。鉤又打中了，那家伙身体負了伤，身体痛了，就沉到水底去。他們馬上放長繩子，由它在海里打滾。

好久的時間，那东西不再動彈了，他們就用力把一条四千多斤的鯊魚拖起來，送到周長威互助組的船上去。